

冬来春不远

杨邹雨薇



行走两城间

唐胜一

总以为自己年轻,可以疯,可以狂,可以纵情山水,可以远走天涯。没想到,岁月的无情在悄悄啃噬着自己的青春。无论平时的懵懵懂懂,还是偶尔的小心翼翼,都已经成为过眼烟云,转瞬又是年底。年底将至,考研也将至,特别是报考人数之多录取人数之少,让小小的我感到了巨大的压力,乃至想自闭。

独自漫步在校园,风景仿佛从前。只是离考研的时间越近,心里越有些七上八下。打电话回去向亲人们倾诉,奇怪的是,父母居然持一样的观点:只要努力奋斗过就好,结果怎么样并不太重要。

在我的印象中,父亲望女成凤,对我的要求一向很高很严格,希望我能够出类拔萃,为家族争光。也就是在父亲的熏陶和“逼迫”之下,我从小就走上了文学创作之路,考大学时也选择了影视文学专业。在他乡求学的这几年,每次跟父亲通电话,仿佛听他的固定录音,一是嘱咐我注意安全,生命比什么都重要;二是嘱咐我坚持创作,把自己的人生经历记录下来;三是瞄准一个目标持续努力,将来找一份自己喜欢的工作。

只是这次,父亲为什么不在乎我的考研结果了呢?

晚上打电话给乡下的爷爷奶奶。奶奶说:“你爸爸讲现在是我们家里最艰难的时期,大家务必以身体为重,把其他东西都看淡一些。只要身体好,很多东西就算暂时失去了,将来还能创造。”

听了奶奶的话,我才蓦然想起我们整个家庭所处的现状:房屋拆迁、在村里申请宅基地被极少数村民阻挡、父亲所在的单位面临改革、叔叔的生意连续两年亏本……而我年底考研,只是其中一环。

倒是父亲,很能看开一切。他后来在微信视频里笑着问我:“你还记得十年前我们家建房子的事情吗?那时候也遇到了许多困难,而且房子完成顶层预制的第二天,就迎来了南方几十年不遇的那场大雪,我还为躺在雪地里你拍照片呢!”经过父亲的提醒,我眼前竟浮现出了十年前的各种情景:跟爷爷在玉树琼枝下拍照、独自在门前堆雪人、带着两岁的妹妹在雪地里滚爬……一切的一切,仿佛就在昨天。父亲忽然说:“十年前的那场大雪,给国家造成了不少损失,我心里感到过寒冷。”我反问:“是不是今年没有下雪,您也感觉到了那种寒意?”父亲没有正面回答,他笑了笑,说:“冬来春不远,苦尽便是甜。”

跟父亲聊了二十多分钟,才挂掉电话。之后,我独自呆在宿舍里,仔细揣想起来:2008年的那场大雪,把门前的竹林压得像一束弓弩,尽管有的竹子被折断了,但更多的竹子还是重新挺直了腰。在那个停水停电的雪季,春天的温暖像被季节拖住了尾巴,迟迟不肯到来。爷爷奶奶带着我们去菜园扶正倒塌的菜棚,掀掉蔬菜上的积雪,在门口摇落竹子和小树上的雪,以减轻它们的重压……应该说,面对大自然的戏谑,那些植物一切都仿佛很被动,无法抵抗和反击。只是不知我们的举动,是否让它们感觉到了人类的善意?

而今,没有下雪的冬季,我们家庭却迎来了一场看不见的大雪。年关将近,既要配合城建拆迁建了才十年的楼房,又要在村里租房过年。爷爷奶奶的身影愈加衰老蹒跚,父母和叔婶既要忙外又要忙内。但我坚信,生活可以把我们打到低谷,我们也有挺腰站起来的勇气。

曾经在冰天雪地里目睹奶奶那树根般的双手,为家人不辞辛苦地劳作,我因而惧怕冬天的残酷。如今,经过在外面的独自漂泊,我再也不害怕冬天的到来。无论是四季中的冬天,还是生命中的冬天,我都会微笑相迎。因为我相信,一个人只要心里充满善良,就可以不畏地冻天寒。须知冬天的尽头便是那明媚的春光。一个人,只有经过几番磨难,才会成长得更加坚强。“不经一番寒彻骨,怎得梅花扑鼻香。”人生如果没有蚀骨销魂的寒冷,没有刻骨铭心的疼痛,就不会有中流砥柱的勇敢,也不会有彩霞满天的绚烂。

冬来春不远,苦尽便是甜。

说衡阳,一般是指衡阳市。可是,还有个衡阳县哩。衡阳市是个不小的城市,衡阳县也有个县城。同名的两城没法比,但衡阳县城不可被遗忘。

衡阳县城长大的我,打从记事起,就羡慕、向往衡阳市。记得我九岁那年,父亲去衡阳市,我哭着闹着要跟着去,挨几记耳光也没退却。不知父亲是为了省钱,还是真没有钱,反正,是徒步去的。我跟在后边,从清早走到中午,据说有50多里路程。正因为是自己非要跟着去,所以,我走累了也不敢出声。倒是父亲有所察觉,放缓了步伐。到了衡阳市,我犹如井里之蛙跃上了井台,真个大开了眼界:衡阳市是一眼望不到边的那么大,房子大多超出了两三层的那么高,街头上的行人来来往来的那么多,宽敞的道路上穿梭的车子那么川流不息……

我高兴得忘记了苦累,蹲在街头数着行驶着的各色车子,一台、两台、三台……直到数了五十多台,被爹一把拉起,吓了我一大跳。我傻瞪着眼,爹却对我说:“走,吃饭去。”啥饭啊?我满以为父亲会让我吃顿好的,心里那个美呀。谁知到了一家饮食店,爹给我端来一份渣江米粉。“爹,这不是我们县城街上到处都有的吗?”爹没好气地回话说:“你不想吃就饿吧!”

这之后,我再也没有徒步去衡阳市了。毕竟,那次走得我两脚起了血泡,回到家蔫了好几天。

后来,我学会骑自行车了,打算再去衡阳市。尽管自家没得自行车,我还是赖上要好的同学,向同学家借上辆破旧的自行车。这辆车一路“吱吱嘎嘎”,除了铃儿不响,到处都响。这位同学家比较富有,他自个骑上一辆新买的“永久”牌,一路神气地动不动就使劲猛蹬几脚,一下子便甩开我老远,然后放慢速度,有意让我追上、超过,还说:“你就加劲地踩吧。”然而,我不敢跟他比试,一则技术不如他,二来怕把他的自行车骑散了架。好在那时并不宽敞的公路上行走的车辆也不多,所以,危险性还是很小的。这回到了衡阳市,可就不是头回跟爹徒步进城的那个样了,完全是由我们自作主张,想看哪就去哪。就这样玩得兴起,竟然忘了吃饭。不,是不打算吃饭,只想尝尝我们县城没有的水果、小吃等,谓之尝鲜。

我们把衡阳市看了个遍,越发感觉啥都比县城好。从此也就心念念的不时去衡阳市洗洗眼,看看大好的景象。我们家为此求人帮忙弄指标,买上一辆“凤凰”牌自行车给我。说来也怪,真个自己有了辆名牌自行车吧,又不稀

罕了。当然,也有交通日益发达的原因。衡阳市的湘运汽车站不但有直达衡阳县城以及路过的班车,还有开往衡阳县城街头的准公交车,当时的停车点就在县五金交电公司的大门口。这趟车在衡阳市至衡阳县城的27公里线路上,沿途随处可以上下客,方便得很。而且,乘车的肯定比踩自行车的牛!我也就喜欢乘车去衡阳市了。

常去衡阳市,是我喜欢、向往衡阳市。可偏偏自己没什么出息,一直死守着衡阳县的县城。无奈只有勤去衡阳市,不断开阔眼界,看看精彩世界。可是,妻子不乐意,一来地坐不得车,没法跟着去,二来嫌我经常去市里多了开支花费。妻子跟我讲:“有本事,你就到衡阳市找份事做,当半个衡阳市人!”有道是“人怕憋,鬼怕设”,那一年,我还真在衡阳市一家大型民营企业打工了,而且是做办公室里的工作。我心情大好地乐得每天两头赶,大清早从衡阳县城赶去衡阳市上班,黄昏时再往衡阳县城赶回家。虽有公交车乘坐,但转来转去的很费时间,不够方便。碰巧摩托车较为盛行,我也便跟风买了辆“南方”摩托车,“突突突”地往返于衡阳市和衡阳县城间。

我停薪留职外出打工一年,便被要求回到单位上班,又只能在衡阳县城工作了。工作的单位离家很近,我总是步行上下班,权且当作锻炼身体。不过,看着多数同事都买了私家车而以车代步了,我也心动。妻子也不禁敲起了边鼓:“你不是老去衡阳市吗?就买辆私家车方便嘛!”于是,我向亲戚借钱买了车。没得说,去衡阳市确实方便多了,想走便走,说走就走,而且还常常是一家子出动去衡阳市“兜风”。

特别是近些年,衡阳县城和衡阳市都日新月异地飞速发展,不断扩张壮大,两城的间距自然就短了。比如,衡阳县城沿S315线至衡阳市才只21公里,到达市内中心车站仅半个小时。还有新修的衡西快线(又叫船山大道),从衡阳县城驾车只有10多分钟就可以到达衡阳市内的中心汽车站。用我们衡阳县城人的话讲,到达衡阳市的用时越来越短了,去衡阳市也越来越方便了!

这话不假。据官方宣布,怀邵衡铁路将于2018年12月26日正式通车。这条线路在衡阳县城设有西渡站,要是从西渡站乘动车去衡阳市的衡阳东站,也就是个10来分钟的事儿。瞧瞧,我们衡阳县城人去衡阳市越来越快了、越来越容易了吧。

衡阳市的发展神速,衡阳县城也不赖。难怪有人说,往后我们衡阳县城的人不用走了,坐在家里也就是衡阳市的人呢。

重游水口戏台

唐建华

大院正是我曾经工作和生活地方,此景此情,勾起我无限的联想……

古人云: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,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。三十年前,我虽是这里的乡间小吏,但架起的却是一座庙堂和江湖之间的桥梁。在那一千多个日日夜夜里,我怀着农家子弟的初心、带着军人的情怀,不敢有丝毫懈怠。兴水利、建学校、修道路、扶农桑、调纠纷、保平安。煤油灯下绘制全乡通电蓝图;行走在山水之间,修通了衡阳、衡山、双峰三县边界的公路;拆下了几栋前任未曾拆下的危房,重建了中学;利用山区地势落差,为百姓架设了数十处天然自来水。忘不了水、电、路相通时乡亲们喜悦的笑脸,听不厌学校里传出的书声琅琅……

我信步走进院落,当年我亲手栽下的数株香樟已长成参天大树,斗转星移,早已物是人非。我站在香樟树下,两位学长忙掏出手机,为我留下了那莫名感怀的瞬间。

再见了,曾经的金屏!再见了,水口戏台!当车辆缓缓启动时,我的眼眶竟湿润了,难得的冬日暖阳照亮了水口戏台,照射进了车厢,给我们一行带来了无限的温暖,似乎是在挽留我们,抑或还想诉说什么……我想,今日之水口戏台,明日定将上演最美的时代乐章!